

北月

負承諾的女人

楊長弓 著

冀北



陝西出版集團
太白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负承诺的女人/杨长弓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680-939-6

I. ①背…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8848号

背负承诺的女人

作 者 杨长弓
责任编辑 姚鸿文 冯莉枝
封面设计 潘登柱
插 图 尹延智 成均
封面题字 叶 浓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 × 1092毫米 1/32
字 数 368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39-6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邮政编码 710077

目录

序《背负承诺的女人》	5
《背负承诺的女人》序	7
引子	9
一	10
二	17
三	23
四	26
五	29
六	32
七	34
八	37
九	44
十	47
十一	50
十二	54
十三	62
十四	67
十五	73
十六	75
十七	78
十八	80
十九	83
二十	88
二十一	91
二十二	95
二十三	98
二十四	102
二十五	106
二十六	109
二十七	113
二十八	118
二十九	121
三十	124
三十一	129
三十二	135
三十三	138
三十四	143
三十五	148
三十六	159
三十七	165
三十八	169
三十九	175

四十.....	178
四十一.....	183
四十二.....	187
四十三.....	192
四十四.....	198
四十五.....	204
四十六.....	207
四十七.....	211
四十八.....	214
四十九.....	216
五十.....	220
五十一.....	226
五十二.....	229
五十三.....	232
五十四.....	237
五十五.....	239
五十六.....	245
五十七.....	248
五十八.....	254
五十九.....	257
六十.....	265
六十一.....	268
六十二.....	274
六十三.....	278
六十四.....	280
六十五.....	284
六十六.....	289
六十七.....	291
六十八.....	297
六十九.....	301
七十.....	306
七十一.....	310
七十二.....	313
七十三.....	315
七十四.....	323
七十五.....	329
七十六.....	332
七十八.....	338
七十九.....	343
八十一.....	351
八十二.....	358
八十三.....	361
八十五.....	369
八十六.....	375

八十七.....	379
八十八.....	380
八十九.....	385
九十.....	393
后记.....	396

序《背负承诺的女人》

商子雍

说实话，我并不是给长篇小说写序的合适人选，这是因为，在认真阅读过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后，已经有很长时间，不怎么去接触长篇小说了。之所以如此，一是坊间缺乏像《白鹿原》那样有吸引力的好作品，有的长篇小说，出版时媒体上炒得热火朝天，及至拿到书，才发现味同嚼蜡甚或无法卒读，久而久之，便导致了我与当代长篇小说的疏离。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数不胜数的好书，那种“人生苦短，书海无涯”的紧迫感愈来愈强烈，所以，对读起来耗时费力又常常收获不大的长篇小说，就不敢前去亲近了。中国大陆文坛上长篇小说的创作现状如何，我的确是两眼一抹黑，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是听说产量极大，如汗牛充栋……

但案头的这部书稿《背负承诺的女人》，却是认真读了一遍，受人之托为杨长弓先生的新作写序，不敢说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来，但尽力而为却是必须做到的。

在我看来，任何一种读物，如果不是决心拒读者于千里之外的话，那它就必须做到好读。晦涩绝不是高深的同义语；同样，明白晓畅的作品，也不是注定就浅薄。好像没听说过有人抱怨《白鹿原》读起来很吃力，有所谓的阅读障碍，但《白鹿原》的深刻，却被普通读者和专家所公认。

对长篇小说而言，好读，更是它必须具备的品格。因为，小说本身就是通俗读物，是提供给普罗大众的精神食粮。也因此，结构紊乱、行文晦涩，便是长篇小说的大忌。

当然，长篇小说的创作者还应该是讲故事的高手，能把一个曲折有致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更重要的是，他得能让一个又一个性格各异的人物，在故事的进展过程中站出来、“活”起来。至于整个作品所展示的时代风貌、所揭示的社会内涵，就更是检验作家眼力和诸多方面功力的大课题。而上述这一切，又只能通过流畅生动、富有个性的小说语言来实现。

在《背负承诺的女人》这部书稿的第一页，有着如是四句话：“一片浓浓的乡村情，一副铮铮的民族魂，一曲深深的黄土韵，一张淡淡的风俗画。”我觉得，这，应该是作者为自己的创作立下的一个标杆。这显然是一个激励人奋力一搏的高标杆。我们当然不能奢望一个业余写作者能够把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的尽善尽美，但从《背负承诺的女人》书稿中，我却能够清晰感觉到他的不懈追求、他的殚精竭虑，并不能不对他的劳作表达由衷的敬意。

不过，我相信作者绝不会满足于这种初步的成功，但向着更大成功冲击的关键又何在？

我想起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曾经调侃说，像他这样以写小说为业的人，是“职业撒谎者”。的确，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都是作者“编造”出来的，但这些“编造”出来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着深刻、乃至沉重的真实，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那么，村上春树又是怎样达到如此境界呢？

2009年2月22日，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了这样一席话：“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什么是“蛋”，什么是“高墙”，村上春树解释道：“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

村上春树进而又说：“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甬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一个作家，如果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对村上春树的上述言说真心服膺并身体力行，那他就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取得更大成功的第一步。

愿与杨长弓先生共勉。

《背负承诺的女人》序

我和长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曾见过，当时我在陕报文艺部当编辑，他是本报的通讯员，常写点小文章寄报社。而真正的认识则是在前几年的书画活动中，通过接触和交谈，我对他的总体印象是：举止儒雅，勤奋好学，知识面非常宽，天文地理、中外名著、儒释道学、古今文史以及周易八卦，他均能侃侃而谈，且很有见地。尤其是他有一种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这种意志和精神，使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出这部书，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朋友推荐我给他这本书写个序，可把我难住了。

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关系，近年来，一些研习书画的朋友出书画集，要我写序，我亦不敢答应。至于文学作品那更是无能为力了，自己本身文学修养就很差，现记忆力衰退，眼前的常用字也不会写了，甚至不认识了，对朋友写几句话的信，也要翻字典。但一个文学作者，特别是长篇小说的作者，付出的那种艰辛的脑力劳动和期盼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同情的。因此，我是硬求别人的帮助，答应了长弓的要求。我只能粗略地地看看该书个别章节，仅就熟朋友看过后的评论，谈点个人印象。

作者在书的封面写了四句话“一片浓浓的乡村情，一付铮铮的民族魂，一脉深深的黄土韵，一幅淡淡的风俗画”。我们从这四句话中，就不难看出作者的真实用意。它是通过这部书，既要写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关中东部的乡土人情，又要反映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展现出陕西人民勤劳勇敢、忠厚朴实、敢爱敢恨、不怕牺牲的铮铮铁骨。作者是把对自己这块土地的深厚感情，融入深深的黄土地，奏出一曲黄土高原旋律，描绘出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卷。

这部书是以贫家女田巧娃成长生活为主线，反映了封建道德伦理下父女的悲惨命运，用血和泪控诉了封建礼教对父女的摧残。作者在塑造田巧娃这个人物形象中，运用大量的心理描写，展现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各种变化，反映出人物复杂、痛苦的演变过程，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

田巧娃从嫁到阎家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婚姻的失败。这不单是父母庸办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在封建伦理道德下，妇女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任人摆布。这就是婚姻失败的必然。而心地善良、懦弱的田巧娃，在无人相助的情况下，也只能把这一切归于命运不好。被阎老大强暴后，她开始绝望了。而经过一次次生与死的磨难，她渐渐萌发出本能的抗争，尤其是阎家一次次逼她“招夫养夫”时，她大胆提出“要招就招茂财”。在她看来，

茂才虽是长工，但毕竟是他的初恋，是女儿麦芳的生身父亲。但这种抗争未能奏效，她又一次屈从命运。待到招赘的新夫贺运开在张保长组织的劳军中被流弹打死，又一次经历了悲痛的煎熬。后来，在二先生、老洪等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她慢慢清醒了。明白了造成自己痛苦的根源，渐渐地觉悟起来，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农村女干部。田巧娃的成长过程，也是封建社会礼教下中国社会的再现。

另外，作者在书中描写人物的性格时，没有一味地采用白描叙述手法，而是借用一些小故事，小段子来展现人物性格。如书中对阎老大弟弟阎家旺的描写就是这样。

阎家旺小时不爱念书，欺负先生打娃娃……有一次，先生要带学生进城买东西，由一块于阎家旺身体好，也被叫去，临行前，先生叮咛学生道：“今天大家进城，沿途要仔细观察，回去后把所见所闻写一篇文章，明天在课堂上念……”，而阎家旺并没有把先生的话当回事，回家后根本没有写文章，而是玩去了。第二天上课时，别的学生都把自己的文章念了，轮到阎家旺时，他半天没词，先生把本子一翻，一个字也没有写，举起戒尺欲打时，阎家旺忙说“先生莫打，我虽然没有在本子上写，但我在肚子里写了。”先生又道：“好，只要你能念出文章，便准你写了。”阎家旺看着先生想了一会儿，慢慢念道：先生师娘私交情，明年生个爬地龙，一日先生入地狱，留下师娘站门庭。”通过这个小故事，把阎家旺的顽皮，淘气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阎家旺弟兄俩随父亲逛集市回来时。每人手拿一只篮子边走边轮。两个秀才看见后，私语：“没文化的人，就是愚蠢……”，随后道：“大蓝是个篮，小篮也是篮，小篮套进大篮里，两篮合一篮。”阎家旺听见后，知道说自己，便念道：“棺材是个材，秀才也是才，秀才装进棺材里，两才合一材。”这些都详尽地表现出阎家旺是个满肚子鬼点子的怪才。

在这本书中，作者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多重性。田巧娃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主要人物，而作者并不是一味地写她如何如何好，而是在写出她温柔、朴实、憨厚、勤劳的同时，又表现出她软弱的一面，也写出了她倔强、固执、不屈不挠的性格。她敢爱敢恨，爱憎分明，其性格具有多重性，人物显得有血有肉。此外，还有阎王爷、秃尾狗、张保长等人物都很有个性，栩栩如生。

此外，作者在书中，详尽地描写出关中东部的风土人情，从媒人介绍到结婚，从祭祖到过年，从土葬到古老流传的配阴婚，以及祝寿、赶集等，都较好地表现出当地的民俗风情，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从整部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带着深深的感情来写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倾注着作者大量心血。事实上，从构思到脱稿，作者花了十几年的工夫，期间遭遇下岗，每月以

200多元的生活费为生。无奈，学习推拿按摩给人治病，勉强度日。却念念不忘写作，为写这本书废寝忘食，日夜兼程，用尽心血。才使此书得以脱稿。但愿它的出版能为广大读者带来愉悦。以上是个人的一点看法、想法。至于该书的文学价值，只有靠专家学者来评定了。

引子

这是来自一个名叫金鸡岭的村庄里的故事。

金鸡岭，是坐落在渭北高原上的一所村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原本是一片凸凹不平的丘陵，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中央，住着一户姓金的人家。在他家周围的高地上，分别住着畲、谢、吴、枳、单五姓怪人，他们整天游手好闲啥也不干，只知道聚众闹事吃喝玩乐。而住在中央高地的金家老少却非常吃苦耐劳，每天起早贪黑垦荒种地，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一年，天下大旱三百多天没下雨，这块本来就贫瘠的土地上更是寸草不生。树木枯萎了，土地干得裂开了口子，所有小动物也都死光了。只有金家的人依然有吃有喝，屋子周围的田地依然长势茂盛郁郁葱葱。原来，金家人在早年就给家里和每块地里都挖了不少地窖，每到下雨时雨水便流到地窖里。遇到干旱年月，就用窖里的蓄水灌溉庄稼。如今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那五家人早已粮尽水绝，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浑身无力，家里的子孙们饥渴难忍，昼夜号啕不绝。见此情景，心地善良的金老汉和儿孙们便把家里的粮食和水给各家送去了不少。这五家人得到接济后，很快就恢复了体力，他们不仅不感谢金家，反而认为是金家害得他们没吃没喝。这五家人沆瀣一气，互相勾结，恩将仇报，勾结外寇从八个方向围攻金家，抢夺其粮食财物。眼看就要攻进门时，突然，从天上落下一只金光灿灿的大公鸡和这些恶人战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消灭了这五家恶人，赶走了入侵的贼寇。就在大金鸡战胜这伙恶魔后，它并没有走，而是伏在地上让金家老小站在自己的背上，他双翅一展，随着“呼啦”一声，原来的丘陵不见了，和大金鸡一起变成了如今这三面平坦，一面临沟的金鸡岭。

这当然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是真是假着实无从考究，只能仁者见人智者见智了。然而，金鸡岭人祖辈传下来的厚道正直，诚实有信，遵守诺言和嫉恶如仇是远近闻名的。在这些优良传统里，遵守诺言更是这里人们心目中最大的美德。

承诺，从字义上讲，是对某项事务答应照办。

然而，在漫漫的人生历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承诺，有晚辈对长辈的，有活着的人对将亡人的，有父母对儿女的，有同学朋友间的，也有夫妻之间的，零零总总，错综复杂。也许这就是生活。正是因为这些承诺，才使人生变得五彩缤纷，光怪陆离。

话说公元一九一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辛亥革命的年头。这一年，对于深受封建压迫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随着满清王朝被推翻，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体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机、新的机遇和新的希望。

这一年，在陕西渭北高原金鸡岭的一座四合院里，也终于打破了几十年的沉寂，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

“生了，生了！”

“是个大胖小子！”

“老天开了眼啦！”人们满脸喜悦，奔走相告。

这家人姓阎，是金鸡岭的老户。祖祖辈辈都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虽然说在金鸡岭算不上数一数二的富豪大户，但也是屈指可数的殷实人家。阎家共有两个儿子，如今的主人叫阎家兴，排行老大，故人们习惯地叫他阎老大。他有个弟弟叫阎家旺，从小就不爱念书，欺负先生打娃娃。记得阎家旺被送到学堂之后，开始两年还说得过去。到了后来越来越不像话，不仅自己不好好学习，反而经常搞恶作剧。有一次，先生带几个学生到县城买东西，阎家旺由于身宽体壮，也随同一块前去。临行前，先生对学生们说：“今天进城，大家要注意观察，把沿途所见所闻每人写一篇文章，明天带到课堂上朗读，看谁写得好，听见没有？”

同学们齐声答道：“听见了！”当师生们刚走出校门不久，在一个巷子口碰见两只狗正在交配，阎家旺便指着两只狗问先生道：“先生，先生，那两只狗在干啥哩？”

先生看了阎家旺一眼，极不情愿地回答道：“那叫私交情。”

“咋叫私交情？”阎家旺故意又问。

先生没有回答，一个学生冲着阎家旺喊道：“阎家旺，你咋恁笨，那是狗链蛋，是交配！”

阎家旺狠狠地瞪了说话的学生一眼，没有吭气。当一行人走在田间小路上时，阎家旺又发现一条小蛇正从路中央爬过，于是，他又指着小蛇问道：“先生，先生，这是个啥？”

先生看了一眼说：“那叫爬地龙。”

阎家旺点了点头没有吭气。就在他们快走到县城的时候，在田地里有一群穿白戴孝的人在新挖的坟坑边哭泣，阎家旺看到后又问道：“先生先生，那么多人在那儿干啥？”

先生极为不满地瞪了阎家旺一眼，没好气地回答道：“那叫入地狱！”

“噢”，阎家旺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一行人很快就到了县城，当走到一所装扮华丽的门口时，阎家旺又指着那些涂脂抹粉的女人问道：“先生先生，那些女人站在那里干啥？”

先生见问，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瞪了阎家旺一眼，十分生气但又不失风度地说：“就你事多，那叫站门庭！”

等回到学堂之后，先生又特意叮咛道：“回家后都把文章写好，明天带来。”

放学回家后，别的学生都忙着写文章，只有阎家旺不管这些，一放下碗就向外跑，父亲一见忙拦住他问道：“你不写作业弄啥去？”

他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忙回答道：“先生没布置作业！”说罢，便一溜烟跑出门和大一点的孩子玩起斗鸡来了。

第二天早晨上课时，先生让学生一个接一个读自己的文章。等轮到阎家旺时，先生便叫道：“阎家旺，该你了，念吧。”阎家旺从书甬里拿出本子，半天没有吭气，两只小眼睛不住眨巴着直看先生。

先生见他念，便厉声问道：“阎家旺，你是不是又没写？”

“谁说的，写了！”阎家旺一点也不害怕，正儿八经地回答道。

“那为啥不念？”先生又问道。见他依然没动，便走到跟前一把夺过本子一看，本子上一个字也没有，于是，举起戒尺厉声喊道：“把手伸过来！”

阎家旺毫不在乎，依然不慌不忙地说：“先生先别打，我的文章虽没写在本子上，但我在肚子里写了。”

“啥，在肚子里写了？”先生两眼直盯着阎家旺，过了片刻才说道：“好，既然肚子写了，只要能念出来，我便不罚你，快念！”

阎家旺又眨巴了一会儿眼睛，清了清嗓子便念了起来：“先生师娘私交情，明年生个爬地龙，一日先生入地狱，留下师娘站门庭。”

先生不听则可，这一听，简直把肺能气炸了，跑上前举起戒尺要打时，阎家旺早就一溜烟跑了。

后来，阎家旺被先生开除之后，整天游手好闲，四处惹事，今天东家找，明天西家寻，把父亲气得要死。十七岁那年，村子里过队伍，他给家里人连招呼也没打，就偷偷跟着队伍跑了。家里派人找了不少地方都没找到。也不知是死是活，至今没有音信。

阎老大身材不高，体形偏瘦。在祖辈留下的几十亩土地基础上，自己又省吃俭用置办几十亩，合起来总共有八十多亩田地，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家里长年雇有三个长工，喂养着四头大牲口。农闲时，利用金鸡岭的有利地理条件，套上两挂马车过洛河，下渭南贩运煤炭。在金鸡岭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娶妻李氏，名叫爱花。一十八岁进门，虽说贤惠勤快，可到阎家十多年来只连生了两个女子，可惜都没成。为此，爱花总觉得对不起男人。凡事小

心翼翼，百依百顺。阎老大也满不在乎，只是母亲何氏成天唠唠叨叨，指桑骂槐出脱媳妇，每当这个时候，阎老大还是不断安慰妻子。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阎老大心头渐渐涌现出一丝不安。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阎老大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无后的心病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眼看着自己已经三十有余，可怎么就生不下个儿子来。为此，阎老大多方求神问卜，可老婆的肚子依然平平。后来，阎老大听从了当地有名的神算子王半仙的主意，到附近的观音庙里拜佛烧香。他给庙里捐了两块大洋，点上香蜡后，跪在送子娘娘像前，双手合十，叩头许愿，口里默默念道：“菩萨啊菩萨，保佑我阎家兴吧，请给我赐个儿子。如能随意，我愿为您重塑金身。”

人常说：“无巧不成书。”说来也怪，不久后老婆居然怀孕了。阎老大别提多高兴了，逢人便说神灵验。……

如今，儿子生出来了。不仅母亲喜欢得不得了，对于中年得子的阎老大来说，高兴劲就别提了，他就像换了一个人。整天笑眯眯，乐呵呵地。他为儿子起了个大名“天赐”，意思是老天赐给他的儿子。同时，他还给儿子取了个小名叫“自来”，按他的说法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子也会自己来。”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世俗的喜悦总是伴随着忧愁，和希望相随的往往是失望。”这话确实如此。阎老大自从有了儿子之后，心病也没有了，又像回到了年轻时代。干啥都觉得有底气，有精神。随着小自来的一天天长大，阎老夫妇隐隐约约觉得儿子有点不对劲，说话口齿不清还不算，成天下巴上流着口水。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饱了就睡，从不和大人小孩玩耍。面对这种情景，最着急的当然是母亲何氏了，一遍又一遍地催着儿子和媳妇给孙子看病。几年来，阎老大两口四处求医问卜，也没有丝毫效果。面对这个傻孩子，母亲动不动就生气地谩骂：“羞先人哩，生下这害货，亏了八辈子祖宗咧！”

面对婆婆无休止的指责和谩骂，老婆爱花成天以泪洗面。阎老大心里也老大不痛快，心中的希望逐渐变成了失望。万般无奈，又娶了二房老婆。

二房姓朱，名叫翠萍。是阎老大在大荔卖煤时认识的，比阎老大小十来岁。那时，他就想把她娶回来，无奈父亲说啥也不同意，他只好作罢。如今，父亲早已过世，大老婆再也没有再生个一男半女，他便无所顾忌，征求母亲何氏同意后，跟大老婆说了此事，李氏也没有反对，于是，他便托人选了个黄道吉日，把人领了回来。

也不知道是命运作弄人还是老天爷有意和自己过不去，不料朱氏进门后，一直也没有生育，这使得母亲何氏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看见这个二媳妇，就指桑骂槐地边赶鸡边骂道：“你这不会下蛋的死鸡，养着你弄啥，你早点给我滚！”为此，朱翠萍给丈夫哭诉过好几次，

可阎老大又能有啥办法，面对母亲他无言以对，只能劝她不要太着急；对着妻子他也劝道：“唉，你就忍着点吧，妈都那么大年龄了，还能活多久？她骂你就当没听见不就行咧，甭跟她一般见识。”话虽如此，可阎老大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这更加重了他的心病。

后来，他把心里的忧愁告诉了母亲，阎老太太心疼儿子，于是安慰道：“唉，天不让你再有娃谁也没办法。”等了一会儿又说道：“也没啥，咱还不是有自来嘛。”

“自来，能指望上他？只要他少害点人就行了。”阎老大依然忧心忡忡地说。

阎老太太见儿子还是满面愁容，也不知如何劝他才好。过了一会儿。她把大腿一拍高兴地说道：“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阎老大被母亲的举动弄了个莫名其妙，傻瞪着眼问道：“想起啥了，看把你兴得。”

阎老太太没有马上回答儿子的问话，眯着眼睛又看了儿子半天，这才说出事情的经过：

原来，在她娘家村子里有一大户人家，早年也生了一个傻儿子，等这个傻子长大后，这家老爷便给傻儿子娶了一房妻子，傻子起初不知道和媳妇同房，后来在母亲的调教下，如此这般一一拉住媳妇就脱裤子，媳妇不让，傻子便硬下手，把媳妇压在炕塆上，撕破裤子，硬是干成了好事。自从尝到甜头后，傻子便不管白天晚上，有人没人，只要想干那事，便拉着媳妇上炕。有时候媳妇只要稍稍反抗一下，便会立即遭到婆婆的训斥。就这样久而久之，媳妇居然怀孕了，十月怀胎后，便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阎老太太讲完这个故事后，禁不住自个也大笑起来。阎老大没有笑，这个故事他的启迪太大了，他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顿时由无限的失望变得充满了希望。等到自来长到十五六岁时，阎老大就四处张罗着为儿子找媳妇。怎奈儿子是个傻子，附近村庄的人家大都知道，谁也不肯把闺女嫁到他家。连续几年，虽然介绍的不少，但却一个也没成。眼看儿子都快奔二十岁了，阎老大心里非常着急，四处托亲友，找媒人，不惜多花钱到离金鸡岭远一点的穷地方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媒人终于在距离金鸡岭二十多里远的穷山沟里，给傻儿子找了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相亲时，阎老大找来自己的远房侄子，代替傻儿子相亲。同时，用比别人家多很多的财礼和粮食给女方家，定下这门亲事。

这家姑娘姓田，年方一十四岁，生在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日，由于这一日被人们称为“七巧”日，故取名巧娃。她长着细高的个儿，显得很清瘦，两只大眼睛水汪汪的，虽然整日随父母下地干活，但皮肤依然白皙。只是由于营养严重不良，所呈现出皮肤的干燥无泽；她长着高高的鼻梁，小巧而匀称的嘴唇；一双又黑又长的大辫子，谁不说她是个小美人。难怪媒人回来后对阎老大说：“哎呀，你没见那娃，长得嘹扎咧。要论那长相，到咱金鸡岭也

是数一数二的。我说老大呀，你自来可真有福啊。”

阎老大听后心里也非常高兴，只是有点担心地说：“人家娃长得恁好，咱这一——”没等阎老大说完，媒人就不以为然地说：“（炒）瓢里洗脸（盖馍）袱子擦，娶下的媳妇像阿家。你看看你大房和二房，哪个不是漂亮的主，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大娘对这门亲事也非常满意，只问媒人道：“不知他叔看那娃的脚缠过没有？”

媒人吐了口烟答道：“那娃其他没啥说的，就是脚大一点。”

原来，巧娃在三岁的时候也缠过几次脚，那时，她婆还在世，是她婆逼着母亲给她缠的，她哭闹着死活不让缠，母亲硬是给她缠了。后来，当母亲再给她缠上脚后，她也不再哭闹，而是不吃饭不说话，谁问也不吭气，就这样一连好几天不吃不喝，这可把母亲吓坏了，她擅自做主给女儿把缠脚布解了。

婆婆发现后不高兴地说：“这点疼也受不住，以后咋找婆家，大脚片子谁要？”

巧娃妈见婆婆这么说，便笑着说道：“娃不吃不喝怪可怜的，你就不心痛？我觉得咱穷汉家的娃长大反正也成不了小姐，缠外弄啥哩，干活也不方便。”

婆婆“唉”了一声也再没说啥，摇摇头走了。就这样，巧娃便长成现在的大脚板。

大娘还想说啥，二娘打断她说道：“脚大点怕啥，现在都民国了，提倡女权，讲究男女平等，咱是娶媳妇也不是娶脚。再说，咱也得看看自家的儿子，还挑啥哩？”

大娘没有再吭气。

自从母亲何氏破灭重抱孙子梦后，便把心思都用在给傻孙子自来找媳妇上，好不容易定了亲后，她又巴不得早一点抱上重孙。常不常催着阎老大托媒人到田家传话，想早点把媳妇娶回来。但都被田家以娃年龄还小婉言拒绝了。为此，何老太太老大不高兴，不断对阎老大唠叨着：“啥娃小，都十四五咧还小，你三婆十三岁都生下你蛋娃叔咧。”

阎老大笑着摊开两手说：“人家不给咱有啥办法”？随后他看着母亲失望的样子忙又说道：“再等等，到忙罢我再叫媒人去说说。”

人常说，“人算不如天算”。就在阎老大为儿子订婚的第二年，即公元一九二九年，陕西关中遭遇了近百年来最大旱灾。这一年，春夏连旱，麦苗枯死，庄稼颗粒无收；到了八九月仍不见雨，致使秋播失时，农作物难安，到处饿殍遍野，哀嚎震天。正所谓“壮者逃亡四方，老弱填于沟壑”。就连树叶和草根也被饥民捋光挖净。正像后来老百姓所唱的：“民国十八年遭了大旱，麦没收秋没安两料不见，草吃完树剥光饥饿难耐，为生计苦奔波受尽熬煎……”这一年，阎老大觉得时机到了，便派媒人又到田家商量迎娶巧娃的事，然而，还是被田家拒绝了。

到了第二年，关中又遭遇蝗虫肆虐，黑压压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土地上的庄稼连同树叶青草吃光扫尽，整个大地寸草不长，满山遍野光秃秃地，一片凄惨荒凉。

这一年，金鸡岭的穷人们也在为生活发愁。一进入冬季，有牲口的男人们便成群结队，用牲口驮着煤炭上北山换粮。有钱人家依旧赶着大马车在南边做煤炭生意。只有那些既没牲口又没钱的穷人，实在过不下去，只好结伴挑着煤到外地的集镇换粮食。遭灾的地方实在太大了，到处是饥肠辘辘的灾民，走着走着倒在路边就死了。亲人们的眼泪都哭干了，用手在路边的地里浅浅挖个坑胡乱埋了。每到晚上，那些实在忍受不住饥饿的人们便偷偷刨出尸体从身上割肉吃，可在这个时候，野狼也总是成群结队地围在周围，眼睛发出绿莹莹的寒光，和这些人争食，那惨烈的情景在多少年后谈起，还是让人不寒而栗。

阎老大和往年一样，一进入冬季，便打发长工赶着马车去卖煤。自己每日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走一里多地，到自家最近的地里大小便，按他的说法这叫“肥水不流他人田”。吃罢饭后则在侧院转一圈，一则消食，主要是看牲口圈垫了没有，院子是否扫干净。这已是多年养成的老习惯了。冬季事少，接下来便是抽烟，喝茶，晒太阳。一天中午，他正睡在躺椅上闭目养神，突然从余光中看见自来趿拉着鞋从身边走了过去。这会儿，他又不由得联想起儿子的婚事。他心里暗自道：“自来今年都十九岁，明年就二十了。女方也已经十六了，婚事也该办了。”可又一想，心里不免犯起嘀咕。“田家会愿意吗，万一不同意，自己的美梦岂不又落空。”他想着想着，眼前突然一亮，不觉又高兴起来。

田家本来就是穷家小户，一家五六口人守着几亩山坡地苦苦支撑，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在这大旱年馑里，更是雪上加霜。尽管吃糠咽菜，用树皮磨碎熬糊糊充饥。可仍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在这种情况下，阎家的媒人来了。

“树上喜鹊叫喳喳，左眼跳得扑塌塌。黄狗黄狗你卧下，媒人媒人你坐下，叫我给咱烧茶炒芝麻，吃饱喝够再说话。你大伯，你听家，咱娃没长十七八，看不了钥匙当不了家，千万给找个好阿家。”

按照当地的风俗，要在往年，只要媒人一进门，主人不是忙着烧茶做荷包蛋，就是炒芝麻烙韭菜合子或者糖烧饼，可如今在这年馑里，不要说那些，就连找一把白面粉做上一碗面条也办不到。因此，媒人一进门后对巧娃父母说：“年馑难熬啊，阎家知道你家日子也不好过，答应媳妇过门时再送一担小麦过来。这样既能省女子一张嘴，你家女子也会过上好日子，总比和你们在一块活受罪强。”媒人说看着看了巧娃父母一眼，又说道：“只要你女子一过门，两家就是亲戚了，你家有啥难处，阎家还能不帮？”

巧娃娘听到这里，心也有点动了。暗想道：“娃娃家迟早都是人家的人，早嫁晚嫁还不

都一样。再说，在这大年谨里，少张嘴总是件好事。”想到这里，她便对媒人说：“她叔你说得对，我看成。”说罢，看着巧娃大说：“他大，你看哩。”

巧娃大只点点头，没有说话。巧娃娘随后又道：“他叔你也知道，我家穷，日子过的不如人，加上这么大的年谨，吃了上顿没下顿，娃一个个饿得——唉！”

没等巧娃娘说完，媒人就抢着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到时候让阎家再给多弄些粮食，这不算啥。”

巧娃娘见媒人误会了自己的话，随即解释道：“她叔，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么大的年谨，连吃的都没有，哪还有钱置办嫁妆！”巧娃娘刚说到这里，媒人又抢着说道：“没啥，没啥。阎家说了，你家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加上遭灾，啥嫁妆都不要办，那边早就准备好了，啥也不缺。”

“那阎家打算啥时候办？”巧娃大在地上掸了掸旱烟锅里的烟灰，慢条斯理地问道。

“阎家找王半仙看了，年前没好日子，怕是也来不及。就放在年后二月初五，你们看咋个样？”媒人说着从内衣兜里掏出一个红纸甬，从里边拿出一张红纸，起身递到巧娃大手里。巧娃大瞟了一眼，又顺手递给巧娃娘。

巧娃娘看着红帖，想了一会儿说：“年后正月初十六，不到两个月，咋定到这时候？”她看着媒人说道。

媒人见问，心里想道：咋定这日子？这就是阎老大的精明处，过年期间谁家再穷，也都比平时吃得好，宁穷一年不穷过年嘛，过事肯定比往常花费少，她想到这里，笑了笑砸吧着嘴说道：“正月不是人闲吗，要是朝后拖，万一过年间下上场大雪，人都得忙着弄地，这几年人都饿怕了，耽过不起呀。”媒人说着看了看巧娃大，拿起烟袋又抽了起来。

“说的也是，就按阎家说的，她大你看哩。”巧娃妈看着老头问道。

巧娃大只一个劲地抽着旱烟，见巧娃娘问，依然慢悠悠地说：“你看着办吧。”

“行，那就按阎家说的”。巧娃娘说着又给媒人斟满水，随后又商谈起了具体细节……